孔子編年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 ◄

孔子編年
卷五

► 全書完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四庫全書》

己未，魯哀公十三年，年七十，在魯。孔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，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：王合諸侯，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。伯合諸侯，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。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，則晉成為伯矣。且執事以伯召諸侯，而以侯終之，何利之有焉？吳人乃止。既而悔之，遂囚景伯。謂太宰嚭曰：景伯，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，季辛而畢，何也？世有職焉。自襄已來未之改也。若其不會，則祝宗將曰：吳實然。嚭言於夫差，歸之。子貢聞之，見於孔子曰：子服氏之子，拙於説矣。以實獲囚，以詐得免。孔子曰：吳子為夷，德可欺而不可以實，是聽者之蔽，非説者之拙。顏淵死。孔子曰：噫，天喪予，天喪予。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子慟矣。曰：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為慟，而誰為？其父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為之椁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門人聞之，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回也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夫，二三子也。後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，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季康子又問之，亦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。宓子賤為單父宰，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。孔子過蔑而問焉，曰：自汝之仕，何得何亡？對曰：未有所得，而所亡者三。王事若襲，學焉得習，是學不得明也。俸禄少，饘粥不及親戚，是骨肉益疏也。公事多急，不得弔死問疾，是朋友道闕也。孔子不説。往過子賤問如蔑也。對曰：無所亡，而有得者三。始誦之，今得行

之，是學益明也。俸禄所供，被及親戚，是骨肉益親也。雖有公事，而兼以弔死問疾，是朋友益篤也。孔子歎曰：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孔子嘗有疾，季康子饋藥。拜而受之，曰：丘未達，不敢嘗。子路請禱，子曰：有諸？子路對曰：有之。誄曰：禱爾於上下神祇。子曰：丘之禱久矣。子路又使門人為臣。孔子病間，曰：久矣哉，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為有臣，吾誰欺？欺天乎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哀公問社於宰我，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栢，周人以栗，曰使民戰栗。子聞之曰：成事不説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哀公問於孔子曰：寡人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治，敢問如何取之？孔子對曰：生今之世，志古之道。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。舍此而為非者，不亦鮮乎？曰：然則章甫絇屨，紳帶搢笏者，皆賢人也？孔子曰：不必然也。丘之所言，非此之謂也。夫端衣玄裳，冕而乘軒者，則志不在於食焉。斬衰菅屨，杖而歠粥者，則志不在於酒肉。生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，謂此類也。公曰：善哉，盡此而已乎？孔子曰：人有五儀，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賢人，有聖人。審此五者，則治道畢矣。公曰：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？孔子曰：所謂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終之規，口不吐訓格之言，不擇賢以托其身，不力行以自定，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，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，此則庸人也。公曰：何謂士人？孔子曰：所謂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計有所守，雖不能盡道術之本，必有率也；雖不能備百善之美，必有處也，是故知不務多，必審其所知，言不務多，必審其所謂，行不務多，必審其所由，則富貴不足以益，貧賤不足以損，此則士人也。公曰：何謂君子？孔子曰：所謂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忌，仁義在身而色無伐，思慮明通而辭不專，油然若將可越，而終不可及者，君子也。公曰：何謂賢人？孔子曰：所謂賢人者，德不踰閑，行中規繩，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，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，此賢者也。公曰：何謂聖人？孔子曰：所謂聖人者，德合天地，變通無方，明並日月，化行若神，下民不知其德，此謂聖人也。公曰：善哉，非子之賢，寡人不得聞此言也。雖然，寡人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未嘗知哀，未嘗知憂，未嘗知勞，未嘗知懼，未嘗知危，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。孔子對曰：如君之言，已知之矣。則丘亦無所聞焉。公曰：非吾子，寡人無以啟其心。吾子言也。孔子曰：君入廟門而右，登自阼階，仰視榱桷，俯察几筵，其器皆存，而不覩其人，君以此思哀，則哀可知矣。昧爽夙興，正其衣冠，平旦視朝，慮其危難，一物失理，亂之端也，君以此思憂，則憂可知矣。日出聽政，至於中冥，諸侯子孫，往來為賓，行禮揖讓，慎其威儀，君以此思勞，則勞可知矣。緬然長思，出於四門，周章遠望，覩亡國之墟，必將有數焉，君以此思懼，則懼可知矣。夫君者，舟也。庶人者，水也。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則危可知矣。君既明此五者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，則於政治何有失矣。哀公問於孔子曰：請問取人之法。孔子對曰：事伍於官，無取捷捷，

無取鉗鉗，無取啍啍。捷捷，貪也。鉗鉗，亂也。啍啍，誕也。故弓調而後求勁焉。馬服而後求良焉。士信慤而後求智能者。不信慤而多智能，譬之豺狼不可身邇。哀公問於孔子曰：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，大則能攻，其道如何？孔子對曰：使君朝廷有禮，上下和親，天下百姓皆君之民，將誰攻之？苟違此道，民畔如歸，皆君之讎也，將與誰守？公曰：善哉。於是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。哀公問於孔子曰：夫國家之存亡禍福有天命，非惟人也？孔子對曰：存亡禍福皆已而已，天災地妖，不能加也。公曰：善，吾子之言，豈有其事乎？孔子曰：昔者殷王帝辛之世，有雀生大烏於城隅焉。占之曰：凡以小生大，則國家必王，而名必昌。於是帝辛介雀之德，不脩國政，亢暴無極，朝臣莫救，外寇乃至，殷國以亡。即此以已逆天時，詭福反為禍者也。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，道缺法圮，以致天孽，桑穀於朝七日大拱。占之者曰：桑穀野生而不合生朝，意者國亡乎？大戊恐駭，側身脩行，思先王之政，明養民之道，三年之後，遠方慕義，重譯至者十有六國。此即以已逆天時，得禍為福者也。故天災地妖，所以儆人主也。寤夢徵怪，所以儆人臣也。災妖不勝善政，寤夢不勝行。能知此者，至治之極也。唯明王達此。公曰：寡人不鄙固此，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。哀公問於孔子曰：智者壽乎？孔子對曰：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，行已自取也。夫寢處不時，飲食不節，逸勞過度者，疾共殺之。居下位而上干其君，嗜慾無厭而貪求不止者，刑共殺之。以少犯衆，以弱侮强，忿怒不類，動不量力，兵共殺之。此三者，死非命也，人自取之。若非智士仁人，持身有節，動靜以義，喜怒以時，無害其性，雖得壽焉，不亦可乎？

庚申，魯哀公十四年，年七十一。春，西狩於大野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，折其前左足，載以歸。叔孫以為不祥，以賜虞人。孔子觀之曰：麟也。胡為來哉？胡為來哉？乃反袂拭面，涕泣沾襟。叔孫聞之，然後取之。子貢問曰：夫子何泣爾？孔子曰：麟之至，為明王也。出非其時，而見害，吾是以傷焉。先是，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，舉十二公行事，繩之以文武之道，成一王法，其文約，其指遠。故吳楚之君自稱王，而春秋貶之曰子，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諱之曰王狩於河陽。推此類以繩當世，貶損之義，後有王者舉而開之，春秋之義行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。然春秋天子之事也，故孔子曰：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，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？孔子在衛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弗與也。至於為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及是西狩獲麟，孔子傷周道之不興，感嘉瑞之無應，遂以此絶筆焉。

小邾射以句繹奔魯，謂魯人曰：使季路要我，吾無盟矣。子路不許。季孫使冉有謂之曰：千乘之國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？對曰：魯有事於小邾，不敢問故，死其城下可也。彼不臣而濟其言，是義之也，由不言。故孔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

與？言人之信之也。

齊陳成子弒簡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陳恒弒其君，請討之。公曰：魯為齊弱久矣，子之伐之，將若之何？對曰：陳恒弒其君，民之不與者半，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公曰：告夫三子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告夫三子者。之三子，告不可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季康子問於孔子曰：吾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，請問何謂五帝？孔子曰：昔丘也聞諸老聃曰：天有五行，木火金水土，分時化育，以成萬物，其神謂之五帝。古之王者，易代而改號，取法五行更王，終始相生，亦象其儀，故其為明王者，而死配五行。是以太皞配木，炎帝配火，黃帝配土，少皞配金，顓頊配水。康子曰：太皞氏其始之木，何如？孔子曰：五行用事，先起於木。木，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。是故王者則之，而首以木德王天下。其次則以所生之行，轉相承也。康子曰：吾聞勾芒為水正，祝融為火正，蓐收為金正，玄冥為水正，后土為土正，此則五行之主，而不稱曰帝者，何也？孔子曰：凡五正者，五行之官名。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，太帝之屬配焉，亦云帝，從其號。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，曰重，曰該，曰脩，曰熙，實能金木及水。使重為勾芒，該為蓐收，脩及熙為玄冥。顓頊氏之子曰黎，為祝融。龔工氏之子曰勾龍，為后土。此五者，各以其所能業為貴神，別稱五祀，不得同帝。康子曰：如此之言，帝王改號，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，則其所以相變者，皆主何事？孔子曰：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。夏后氏以金德王，尚黑，大事斂用昏，戎事乘驪，牲用玄。殷人以水德王，尚白，大事歛用日中，戎事乘翰，牲用白。周人以木德王，尚赤，大事歛用日出，戎事乘騵，牲用騂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。康子曰：唐虞二帝，其所尚者何色？孔子曰：堯以火德王，色尚黃。舜以土德王，色尚青。康子曰：陶唐有虞夏后殷周，獨不得配五帝，意者德不及上古耶？將有限乎？孔子曰：古之平治水土，播殖百穀者衆矣。唯勾龍兼食於社，而棄為稷神，易代奉之，無敢益者，明不可與等。故自太皞以降，逮於顓頊，其應五行而王，數非徒五，而配五帝，是其德不可以多也。

哀公問曰：寡人聞東益之宅不祥，信有之乎？孔子曰：不祥有五，而東益不與焉。夫損人自益，身之不祥。棄老而取幼，家之不祥。釋賢而任不肖，國之不祥。老者不教，幼者不學，俗之不祥。聖人伏匿，愚者擅權，天下不祥。不祥有五，東益不與焉。

原壤夷俟，子曰：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為賊。以杖叩其脛。

辛酉，魯哀公十五年，年七十二，在魯。子路為衛孔悝家臣。莊公因孔姬以入於孔氏，迫孔悝强盟之，遂劫以登臺。欒寧將飲酒，炙未熟，聞亂，使告子路。召獲駕乘車，行

爵食炙，奉出公以奔魯。子路將入，遇子羔將出，曰：門已閉矣。子路曰：吾姑至焉。子羔曰：弗及，不踐其難。子路曰：食焉，不避其難。子羔遂出。子路入，及門，公孫敢門焉，曰：無入為也。子路曰：是公孫也，求利焉而逃其難。由不然，利其祿必救其患。有使者出，乃入，曰：太子焉用孔悝，雖弒之，必或繼之。且曰：太子無勇，若燔臺半，必舍孔叔。太子聞之，下石乞、孟黶敵子路，以戈擊之，斷纓。子路曰：君子死，冠不免。結纓而死。孔子聞衛亂曰：柴也其來，由也死矣。哭於中庭。有人弔者，而夫子拜。而既哭，進使者而問故。使者曰：醢之矣。遂命覆醢。

季羔為衛之士師，刖人之足。俄而衛有蒯聵之亂，季羔逃之，走郭門，刖者守門焉。謂季羔曰：彼有缺。季羔曰：君子不踰。又曰：彼有竇。季羔曰：君子不隧。又曰：於此有室。季羔乃入焉。既而追者罷，季羔將去，謂刖者曰：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者之足，今吾在難，此正子之報怨之時，而逃我者三，何故哉？刖者曰：斷足，固我之罪，無可奈何。曩者君治臣以法令，先人後臣，欲臣之免也，臣知獄決罪定。臨當論刑，君愀然不樂，見君顏色，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。天生君子，其道固然，此臣之所以說君也。孔子聞之曰：善哉，為吏其用法一也。思仁恕則樹德，加嚴暴則樹怨。公以行之，其子羔乎？

孔子適季氏，康子晝居內寢。孔子問其所疾。康子出見之，言終，孔子退。子貢問曰：季孫不疾而問諸疾，禮與？孔子曰：夫禮，君子不有大故，則不宿於外。非致齊也，非疾也，則不晝處於內。是故夜居於外，雖弔之可也。晝居於內，雖問其疾可也。

齊太史子與適魯，見孔子。孔子與之言道。子與說曰：吾，鄙人也。聞子之名，不覩子之形久矣。而未之知寶貴也。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，淵海之為大。惜乎，夫子之不逢明王，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。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：今孔子，先聖之嗣，自弗父何以來，世有德讓，天所作也。成湯以武德王天下，其配在文，殷宗以下未始有也。孔子生於衰周，先王典籍錯亂無紀，而乃論百家之遺紀，考正其義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刪詩述書，定禮理樂，制作春秋，贊明易道，垂訓後嗣，以為法式。其文德著矣。然凡所教誨，束脩以上，三千餘人，或者天將欲興素王之業乎？夫何其盛也。敬叔曰：殆如吾子之言。夫物莫能兩大。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，其必有興者焉。今孔子之道至矣，乃將施乎無窮，雖欲辭天之作，故未得耳。子貢聞二子之言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豈若是哉？亂而治之，滯而起之，自吾之志，天何與焉？

哀公問於孔子曰：大禮何如？君子之言禮，何其尊也。孔子曰：丘也小人，不足以知禮。

君曰：否，吾子言之也。孔子曰：丘聞之，民之所由生，禮為大。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。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。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，婚媾疏數之交也。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，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，不廢其會節，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，以嗣其順之，然後言其喪葬，備其鼎俎，設其豕腊，脩其宗廟，歲時以敬，祭祀以序，宗族即安其居，節醜其衣服，卑其宮室，車不雕幾，器不雕鏤，食不貳味，以與民同利。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。公曰：今之君子，胡莫之行也？孔子曰：今之君子，好樂無厭，淫德不倦，荒怠敖慢，固民自盡，苦其衆以伐有道，求得當欲，不以其所。昔之用民者由前，今之用民者由後。今之君子，莫為禮也。

孔子侍坐於哀公。哀公曰：敢問人道誰為大？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：君之及此言也，百姓之德也。固臣敢無辭而對。人道政為大。公曰：敢問何謂為政？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君為政，則百姓從政矣。君之所為，百姓之所從也。君所不為，百姓何從？公曰：敢問為政如之何？孔子對曰：夫婦別，父子親，君臣嚴，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。公曰：寡人雖無似也，願聞所以行三者之道，可得聞乎？孔子對曰：古之為政，愛人為大。所以治愛人，禮為大。所以治禮，敬為大。敬之至矣，大昏為大。大昏至矣，大昏既至，冕而親迎，親之也。親之也者，親之也。是故君子興敬為親，舍敬是遺親也。弗愛不親，弗敬不正，愛與敬，其政之本與？公曰：寡人願有言然，冕而親迎，不已重乎？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：合二姓之好，以繼先聖之後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，君何謂已重乎？公曰：寡人固。不固，焉得聞此言也？寡人欲問，不得其辭，請少進。孔子曰：天地不合，萬物不生。大昏，萬世之嗣也。君何謂已重乎？孔子遂言曰：內以治宗廟之禮，足以配天地之神明。出以治直言之禮，足以立上下之敬。物恥足以振之，國恥足以興之。為政先禮，禮其政之本與？孔子遂言曰：昔三代明王之政，必敬其妻子也。有道：妻也者，親之主也，敢不敬與？子也者，親之後也，敢不敬與？君子無不敬也。敬身為大。身也者，親之枝也，敢不敬與？不能敬其身，是傷其親。傷其親，是傷其本。傷其本，枝從而亡。三者百姓之象也。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妃以及妃，君行此三者，則迄乎天下矣。大王之道也。如此則國家順矣。公曰：敢問何謂敬身？孔子對曰：君子過言則民作辭，過動則民作則。君子言不過辭，動不過則，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，則能敬其身。能敬其身，則能成其親矣。公曰：敢問何謂成親？孔子對曰：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。百姓歸之，名謂之君子之子，是使其親為君子也，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。孔子遂言曰：古之為政，愛人為大。不能愛人，不能有其身。不能有其身，不能安土。不能安土，不能樂天。不能樂天，不能成其身。公曰：敢問何謂成身？孔子對曰：不過乎物。公曰：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？孔子對曰：貴其不已。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。不閉其久，是天道也。無為而物成，是天道也。已成而明，是天道也。公曰：寡人憃愚冥煩，子志

之心也。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：仁人不過乎物，孝子不過乎物，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，事天如事親，是故孝子成身。公曰：寡人既聞此言也，無如後罪何？孔子對曰：君之及此言也，是臣之福也。

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

哀公問於孔子曰：昔者舜冠何冠乎？孔子不對。公曰：寡人有問於子，而子無言，何也？對曰：以君之問，不先其大者，故方思所以為對。公曰：其大何哉？孔子曰：舜之為君也，其政好生而惡殺，其任援賢而替不肖。德若天地而靜虛，化若四時而變物，是以四海承風，暢於異類，鳳翔麟至，鳥獸馴德，此無他，好生故也。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，是以緩對。

時仲孫、叔孫、季孫三卿之子孫衰微，故孔子曰：禄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

壬戌，魯哀公十六年，年七十三，在魯。顏淵之喪，饋祥肉。孔子出受之，入彈琴而後食之。

孔子與門人立，拱而向右，二三子皆向右。孔子曰：二三子之嗜學也，我則有姊之喪故也。二三子皆尚左。

孔子蚤作，負手曳杖，逍遥於門，歌曰：「泰山其頹乎，梁木其壞乎，哲人其萎乎。」既歌而入，當戶而坐。子貢聞之，曰：「泰山其頹，則吾將安仰？梁木其壞，哲人其萎，則吾將安放？夫子殆將病也。」遂趨而入。夫子曰：「賜，爾來何遲也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，則猶在阼也。殷人殯於兩楹之間，則與賓主夾之也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，則猶賓之也。而丘也，殷人也。予疇昔之夜，夢坐奠於兩楹之間。夫明王不興，而天下其孰能宗予？予殆將死也。」寢疾七日而歿，夏四月已丑也。哀公誄之曰：「旻天不弔，不憖遺一老，俾屏予一人以在位。煢煢余在疚，嗚呼哀哉，尼父，無自律。」子貢曰：「君其不没於魯乎？夫子之言曰：禮失則昏，名失則愆。失志為昏，失所為愆。生不能用，没而誄之，非禮也。稱一人，非名也。君兩失之矣。」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。孔子之喪，門人疑所服。子貢曰：「昔者夫子之喪顏淵，若喪子而無服，子路亦然。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。」於是皆心喪三年，喪畢乃去。獨子貢築室於墓，復三年而去。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，因命曰「孔里」。魯世世相傳，以歲時奉祠孔子冢。而諸儒亦

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頃。故所居堂弟子內，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。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。漢高祖過魯，以太牢祠之焉。諸侯卿相至，常先謁，然後從政。

孔子生鯉，字伯魚，年五十，先孔子死。伯魚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，嘗困於宋，遂作《中庸》。子思生白子上，年四十七。子上生求字子家，年四十五。子家生箕字子京，年四十六。子京生穿字子高，年五十一。高生子順，年五十七，嘗為魏相。子順生鮒，年五十七，為陳王涉博士，死於陳。鮒生子襄，年五十七，嘗為漢惠帝博士，遷為長沙太守，長九尺六寸。子襄生忠，年五十七。忠生武。武生延年及安國。安國為漢武帝博士，至臨淮太守，蚤卒。安國生卬。卬生驩。